

纸上回乡思悠悠

——读汗漫散文集《纸上还乡》

翁衡临

开卷有益，尤其是富于深度、予人启迪的好书。如果说，一开始我是因为《纸上还乡》的书名被吸引；那么，在我读完第一篇文章后，则是因为书中内容而真切地喜欢。全书虽只有三大卷、十五篇，每篇的篇幅却很长，要不然怎能长达260页。

既然是纸上还乡，说明讲的皆是家乡的人、事、物、景。第一篇《穿过南阳盆地》，直截了当地告知家乡的地理位置，然后从自然环境到历史人文，深入浅出，让我们也立即生发出对这片中原大地的热爱。字里行间，作者无不为家乡感到骄傲，这里不仅曾是陪都，也出了很多名人，或者与之密切相关。除了最熟悉的诸葛亮、曹操、刘邦、张衡、范仲淹、岳飞、张仲景，还有陈胜、王莽、黄忠、魏延、冯友兰、乔典运等。

他回顾家乡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都不是纯粹的陈述和简单的再现，而是有许多哲理的思

考和人生的感悟。书中总能看到作者深刻的解读和智慧的光芒，让我更加确信“读史可以明鉴”的道理。

他善于提炼和总结，升华事物的内涵，从物质上升到精神。不仅能把具体的事物写出抽象的感觉，也能把抽象的概念具化为客观的存在。比如《小叙事》一文，汗漫由玉石总结道：“一切艺术品的创造，都是对被遮蔽事物的揭示和发现。”他还说：“我的笔，应当以盆地的小溪和深井为墨水瓶，绵绵吸取。让一支笔与刀子、凿子、锤子，相互贯通。”作者从画像石和纸上的对比，感悟出写作的秘诀：必须删除一切冗词赘句，在渐趋抽象中包容万象，以至简抵达真实。

古人的文字精短，除了作者喜用的《诗经》里的句子，更多地集中于成语。成语乃浓缩的精华，南阳盆地盛产。如鸿鹄之志、鸟尽弓藏、杯弓蛇影、望梅

止渴、朝秦暮楚等，其中与诸葛亮有关的成语就不少：三顾茅庐、鞠躬尽瘁、宁静致远、妄自菲薄、志存高远、思贤若渴等。让我们不仅了解了南阳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也学习了以往不曾懂得的知识。

作者善用拟人、比喻、反问等修辞手法。拟人随处可见，信手拈来。那些恰当的比喻总是不经意间冒出来，让人意外又惊喜，如把夕阳喻为果实，把水井和池塘喻为镜子。其中隐喻占了较大比重，正如文中所说：“以隐喻负载人意，用借代揭示本质。”他感叹物事的消失，善于从隐秘的事物中，想象其的再现。几乎所有反问或设问句都没有回答，有的是因为答案确定无须回答，而答案不确定的则令人遐想。

纸上回乡，回到故乡的山水间。作者说：“只有读书、写作和山水间的漫游，为内心消毒减缓一个人浑浊、冷漠的速度。”他还

说：“最值得依恋、安放身心的美人，依旧是故乡山水间。”他从表述古人的创造和文风，提出当今写文的思路 and 文风。他不仅规劝我们的文字要接地气，回归自然；自己也在勉力以尘埃露水般的生活，而不是染上一身铜臭味，让文字离真善美越来越远。

在汗漫的心里，文字主要包括两大内容：母亲和故乡。母亲远去，故乡也愈加疏离，地理上的故乡难以返回，他收藏众多的油灯和南阳器具，试图用这些细节，重建一个故乡，复活一个母亲。或许这既是文章的灵魂，也是贯穿全书的主线，带领我们重返他的家乡，寻找母亲的足迹。

他要以笔为刀，将故乡刻入石头，也将乡情刻入石头。物理上的家乡难回，更多时候只能纸上还乡，也叫精神还乡，回到本真，回归素朴。

张大春回忆父亲的长篇散文作品。深情讲述自己父亲的一生,以及从父辈那里听来的家族历史。五代人的生命故事,浓缩了中国近代百年的历史。

《聆听父亲》(张大春/著,文汇出版社2023年9月版)

追花落河

我八岁那年的初夏五月,在刚洒了水、恢复平整、发出阵阵泥腥味的红土球场边的浴室里得到一个允诺:正在吧嗒吧嗒打肥皂的父亲说他今年要带我去游泳。去哪里?我问。游泳池啊。他说,随即叹了口气,在个池子里扑腾扑蹬算什么游泳?然后他告诉我那个到河里游泳的故事。一个关于自由及其惩罚的故事。

“我父亲很不喜欢我的,你知道罢。”我父亲说。我当然知道,我出生之前他大概就告诉我不知道多少次了。他是我爷爷的第七个儿子。在千盼万盼要个女儿的我爷爷眼里,这个又黑、又大,鼻子又扁的丑儿子简直是多余的,他疼的是老大,没辙的是老二,欣赏的是老五,讨厌的是我父亲。我父亲被一个抽鸦片、搞盐务而且脾气坏透了的老头子讨厌了十年,终于在一个夏天的正午(当然是在挨了一顿痛打之后)得着了神悟——他蹲在济南市朝阳街老家南屋的一条小水沟边,看见一朵石榴花从树梢落下来,一落落进水沟里。石榴花端端正正落在水面上,仿佛迟疑了一下,转了个圈儿,好像回头看一眼石榴树和树后挂着“有容德乃大,无欺心自安”油漆木刻联匾的懋德堂,打个颤,便顺着清澈的沟水流下去。那沟里流的是泉水,从北屋我奶奶房后不知道哪块石板底下冒出来,取径于青石砖的缝隙,绕过西厢房后檐下的两棵梧桐树,便往地里凿成了一条天然的小沟。老祖宗们建懋德堂时刻意留了这沟,取其源头活水、源远流长的意思。这沟得了纵容,自西徂东、穿越三进的院落,甚至还在汇合了另两个泉眼之后爬上高坡、潺潺折向南流,在二进的东厢房下,它笔直地朝地面刻出砖石和泥土的楚河汉界。这一如刀斧般锐利、决绝的线条可能是地球上唯一一条自然天成的直线。老祖宗们不敢违逆天意,只得顺沟建筑屋基。传说这这排厢房的子孙与族人不会十分亲睦。我四大爷是个现成的例子,他叫张萃京,死时身长不满一尺,从没见过他下面的三弟二妹。我四大爷在二进的东厢房里出生又夭亡之后,这排屋子就算是废了。据说到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充当过点校新兵员额的临时司令,我二大爷还在那里拎着两把缺把子手枪和两千多发子弹。日本人进城那天,我二大爷试着扔了一发子弹在小泉沟里,看冲不冲得走它。那发子弹(用我父亲的话说)“像一颗鱼雷一样就给泉水冲跑了”。我二大爷索性把所有的子弹全倾进沟里。半个时辰之后,子弹一发不剩。它们有如挨号排队的一般、一发接一发沿沟斜斜滚入一进花厅的地底下,流向西屋,再从石榴树后头冒出来,大致上仍是一列纵队,一路流出院墙之外,顺着整整七年以前我父亲追赶石榴花的路

径,一口气注入小清河。

一九三一年七月,我父亲九岁零八个月,他跟着一朵从泉沟里漂出院墙的石榴花跑了好几里路,来到小清河边,纵身一跃,扑向看起来清澈见底的水。在这个重大的一刻,我父亲可没有一丝寻短见的意意思。不,没有那么深沉和悲哀。他只是想离开那个家——而且以一种懒得费力气的方式。他以为他可以像一朵石榴花那样,端端坐在水面上,摇摇颤颤一路顺流而下,也许经过一些像剪刀巷、麻面胡同那样热闹的市集,就出来了海了。我父亲跳下小清河的那一刹那,感受到他还不懂得意思的一个词:自由。我爷爷再也打不着他、我奶奶再也疼不了他、天王老子再也管不住他了,就是这么个意思。他栽进一大从轻里吧唧的水草里,睁眼瞧见成千上万个鱼眼蟹眼大的气泡,就像晴天夜空里密匝匝的星星一样。他瞪视着这一片片湛蓝、翠绿和晶金光亮的色彩,发觉这是一个他从来没见过、也没能想象过的陌生世界,他不可能属于这里。那么——自由也因之不只是凉快舒服没人修理而已,自由根本是不可能。随着大大小小的气泡给弹向水面的时候,我父亲才想起来,他其实不会凫水——凫水是山东话,就是游泳的意思。

“你没有淹死吗?”我问。

我父亲在一大堆白花花肥皂泡里斜斜睨了我一眼,意思好像是说没见过你这么笨的小孩子。好半天才答了句:“没有。”他只是把脑袋探出河面去,吸了口气,一蹬腿却沉了底,不多会儿又随着小泡泡浮上来,他就再吸一口气。就这么浮一浮、沉一沉,一面让河水带着打转,直到天黑,水底的世界和水面的世界不知怎么商量好了似的一起暗下来。他忽然发现,沉不下去了。一脚踩在沙窝子上,再一抬头,另只脚也踏上半截埋陷在沙滩里的老树根,眼前是一排九棵白杨树。这儿他认得,叫南大湾。出了小路向东拐,走三百步就是洛口杨家,我奶奶的娘家,离朝阳街懋德堂十二里地。

“那后来呢?”

“挨揍啊!还有什么后来?”

距离下一次我父亲以一种潜意识状态争取自由,还有十七年。我和我父亲都不会同意这一老实十七年是由于我爷爷的一顿家法奏了效,因为我不相信肉体的痛苦会保留在记忆之中,而我父亲则根本不会承认十七年后他曾经试图借故离家、遗弃我的母亲。我如果相信自由会换来惩罚,那惩罚绝对不是我爷爷手心的鞭子,而是我母亲间关千里从济南到青岛找到我父亲的旅程——其中有一半的路途还是用她那双有些许残障的脚走出来的。我父亲不得不接受这惩罚的折磨,从此变成一个乖顺的男人。 (选自《聆听父亲》)



书香书影

淮安市各书店、图书馆成为市民、学生纳凉休闲和看书学习的好去处,大家在安静舒适的环境中品味书香,享受阅读的乐趣。图为淮安市图书馆天津书房一角。 王昊

轮换读书快又多

谢文龙

这两个月来,我读书的速度明显快了很多,以前一个月平均最多读5本书左右,这两个月平均都在8本以上。不仅数量多了,书的内容记得也很牢。原因就是我不再像以往那样盯着一本书读,读完这一本,才会读下一本,而且是两三本书轮换着读,就像工厂里的流水作业一样。

我读书的范围比较广,小说、散文、人物传记……甚至连《西厢房》《窦娥冤》这样的戏曲剧本也会拿来读。如果是读小说,总想尽快知道故事结局,阅读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到了故事高潮部分,甚至熬夜看。如果是读知识性较强的书籍时,一边读、一边想、一边记,阅读速度怎么也快不起来。看不到一

会儿,就感觉累,脑子不够用,只好放下书,做其他事。在读《世说新语》时,我就被书中人物的各种关系、人生经历、个性特点搞得“头大”,甚至把各种人物关系专门写下来,这样才理解。而且,还要对照原文、词语解释、全文翻译和译者解读来理解书中人物的品评,一天都看不了几页。

这样的读书方法,一个月的读书数量完全取决于书中的内容,完全取决于我的接受理解程度。再加上我必须要把手中的书读完,才会找新书读,效率特别低。这样的读书方法不利于我提升阅读素养,也不利于我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

上个月的一个周末,在家读

了一会儿古文书,实在读不下去,就换了一本散文集来读,没想到一会儿就读了将近三分之一。吃过午饭,休息一会儿,又拿了一本小说读,读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非常顺畅。晚上,又继续读古文书,读了几章节,再换散文集。睡前,又翻了40多页当天读的小说。3本书轮换着读,2天读完了散文和小说,又换新书读,10天时间终于读完了古文书。在这10天内,我一共读了5本书。

前阵子,陪孩子去学习羽毛球,我在等他的1个小时里读了程章灿的随笔集《山围故国》,只用了5天共5个小时时间就读完了。回到家中,继续读其他书。这个事又让我尝到了轮换读书的

甜头。现在,我车子里有书、办公室里有书、床头柜上有书,出去开会、外出旅游带书(在乘坐交通工具或者等人时读),各种书触手可及。在哪个场合就读提前备在那里的书,有多少时间(如陪孩子打球)就读厚薄不同的书。既把时间充分利用好,又通过几本书轮换着读提高效率。

各种书轮换着读,并没有影响看书本内容的连贯性。相反,通过间断式的阅读,每次温习旧的内容,再读一些新的章节,印象反而更深。

读书的方法千千万,只要是适合自己的、有利于提高阅读数量和效率的方法都是好方法,比如我又快又多的轮换读书就是适合自己的好方法。

从细微处“读懂贾平凹”

胡忠伟

对多数读者而言,作家贾平凹就是一个巨大的“谜”,要想弄懂他,确非易事。近日,王新民精心结撰的《读懂贾平凹》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从一个个细文的维度,以细腻平实的语言,向我们揭开了贾平凹身上的“谜”,展现了一个伟大而丰富的作家贾平凹的多彩而平凡的人生。

王新民,198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后一直在省出版系统工作。其实,早在西大求学期间听了贾平凹的文学讲座并开始关注他的散文小说作品后,王新民就与这位当代文学大师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数十年间,他开始了策划、编辑、研究贾平凹著作的生涯,先后出版了《书友贾平凹》《贾平凹打官司》《策划贾平凹》等20余部书,赢得了读者的广泛好评和赞誉。因此,王新民观察贾平凹、研究贾平凹都比别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独特丰富的视角。他与贾平凹的交往,是文字的交道、文学的缘分,相互尊重,彼此包容。王新民做

学问写文章严肃认真,不虚妄不偏执,不哗众取宠,也不伪饰矫情,得到了贾平凹的认可和支

持,这为他的贾平凹研究的提升和深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本《读懂贾平凹》就是王新民在策划、编辑、阅读、鉴赏贾平凹作品之后撰写的有关贾平凹的随笔、书话、书评的汇编,是他对贾平凹及其作品的思考、记载和研究,是对中国当代出版业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出版业的生动记录,也是从细微处了解、走近、读懂贾平凹的一部有益之作。

全书以30个题目,从不同侧面、不同维度生动展示了贾平凹的成长成名、作品出版、作品获奖、遭遇盗版和他看石雕、练书画、打官司等日常生活以及围绕在他身边的编辑、评论家、师友的生活横断面,描述了一个具有标志性、代表性和贯穿性的领军作家神奇、丰富、多彩的人生画卷。在这位迄今已出版600多种版本、1500多万字作品的大作家身上,展现出诸多精彩的个性。比如,对于令贾平凹大红大紫又大

悲大喜的“安妥灵魂的大书”《废都》,他说,“它不是死得干脆,就是活得顽皮。”比如,对于业余的书画创作,他说,“我无意当书法家,书法是我种麦子而在收获时麦粒外又收获了麦草。”贾平凹对此有着高度的自谦和自知,他的字,是典型的人文字,质朴厚实,寓精巧于古拙之中,在书法中建法度,沉稳静气,又有着做人的苍茫骨气,正如他的夫子自道:“我的字静,能沉下来,再一不花哨,做人、写文章我都不喜欢花哨。我的字表面上看,瓜瓜的、憨憨的,笨笨的,好像没啥技巧似的,内部有灵动的东西,学养的东西,我对美学的鉴赏自然而然而地带到字里面去了。”比如,关于写作,贾平凹说,“作家就要像农民那样”,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贾平凹创作的小说、散文、文论多达600多万字,是文坛上不多的名副其实的“劳模作家”,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他几乎以每两年一部长篇小说的产量影响着文坛。正如评论家周俊生所分析的那样:“更难

能可贵的是,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创作,不仅仅以数量庞大引人注目,更重要的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深入历史和现实,充满了历史的思辨和对人性的质疑、拷问,也不乏对现实的质疑。贾平凹长篇小说,对社会、历史、人生的记录和反思体现了贾平凹思想的长度和深度,这种大气象在浩荡的中国作家队伍中是首屈一指的。”

在《五十大话》中,贾平凹说,“爱我的人和支持我的人,是在前面拉我,给我以滋润和鼓励;恨我的人和反对我的人,是在后面推我,给我以清醒和督促,正是这正反两股力量的作用,成就着我。”多年来,贾平凹秉持作家的初心,真诚为文,忠实做人,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这么多年,王新民与贾平凹,从书友到文友,再到如今亦师亦友,王新民关注着贾平凹,记录着贾平凹,不隐恶,不溢美,知人论事,直白书写,把一个个性独特、人格魅力无穷的作家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了解、走近贾平凹,提供了一个可值得信任的文本。

抵达的方式

孙冰倩

《沿着季风的方向》是旅行文学作家刘子超游历东南亚国家的旅行游记,他带领读者前往季风吹拂的国度,捕捉这些地区的风景。书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选择了多种抵达的方式,带来了与普通游客迥异的体验和全新的旅行视角。

不同的交通工具,似一把把钥匙,开启各异的感官世界。在菲律宾,作者踏上螃蟹船,在各个岛屿间“跳岛”而行。那螃蟹船不大,但凡能落脚之处皆坐满了人,超载的它仿若义乌小商品市场里的玩具,不时被大海腾空掀起,又重重跌落。引擎的轰鸣声震得人耳膜出血。这些独特的抵达方式,给作者带来全新的感官体验,也让读者身临其境,全心期盼着抵达那未知的目的地,而不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

交通工具也是当地文化的重要载体。黎明时分,作者在恒河乘上一叶小舟。小舟宛如一位沉静的使者,载着作者在印度的文化长河中缓缓前行。穿行之间,作者触摸到当地文化最真实的脉搏,

让旅行不再是走马观花的路过,而是一场深入灵魂的文化探索之旅。

独特的交通工具牵系起别样的情感链接。在柬埔寨,作者为前往山巅之上参观柏威夏寺,花五美元雇了辆摩托车,开始了惊险的上山之路。山路盘旋向上,有时坡度接近四十五度,摩托车轰鸣着猛冲上去。于是作者只得“紧紧抓住后座支架,任由荒野之风扑打面颊,感到一种熟悉的听天由命感。”这惊险刺激的摩托之旅,让作者与本地向导一起直面旅途中的不确定性,在崎岖的山路上书写着关于勇气、探索与相遇的故事,建立起深刻的情感链接。

在《沿着季风的方向》中,独特的交通工具开启别样旅程。它们如钥匙、文化之舟和情感纽带,指引作者领略南洋风情,也带着读者穿梭于空间与时间,触摸异域的温度与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文字旅程中,读者深知旅行绝非仅是身体的位移,更是心灵的探索与成长。